

• 西 • 方 • 哲 • 学 • 研 • 究 • 翻 • 译 • 丛 • 书 •

柏拉图一生平及其著作

[英] A·E·泰勒 著

谢随知等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B502.232

4

0622/01

[英] A·E·泰勒 著

谢随知 苗力田 徐 鹏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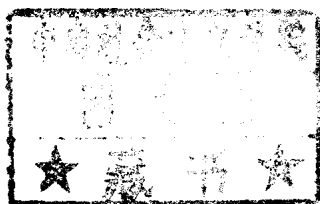
柏拉图一生平及其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编



200022769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济南

柏拉图一生平及其著作

〔英〕泰勒 著

谢随知 苗力田 徐 鹏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5印张 2插页 617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ISBN 7—209—00920—5

B·55 定价：28.80元

96575

DG22/01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

1926年10月28日 初版

1927年6月 再版

1929年10月 三版 增订本

1937年10月 四版 修正本

1948年7月 五版

1949年6月 六版

1952年和1955年 重印

著者：爱·伊·泰勒（英国爱丁堡大学道德
哲学教授）

献 给

所有活着的和已故的真正爱好柏拉图的人

特 别 献 给

康斯坦丁·里特教授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前言

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首先当然要钻研原著，对历史诸家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来；但为了丰富我们自己的见解，使这些见解有充分的历史和学术的根据，我们不能忽视西方人历来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参考别人的理解来形成、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原著的诠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思想家对思想家的诠释，譬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诠释，黑格尔对康德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诠释，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但这种诠释自身已成为创造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份，这种著作自身也成了“原著”；还有一种诠释是学术性的、专门性的，它们或注重范畴之演变、逻辑结构之分析，或注重社会、历史背景之介绍，或侧重学说思想之渊源……，是一种科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专门研究成果。这些专门家的研究成果同样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书籍。譬如研究古代希腊哲学自不能不读泰勒的书，研究中世纪哲学也不能置基尔松的史作于不顾。

就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介绍还是比较重视的，但对于研究这些原著的专门性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得就很不够。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我们特编选了这套《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本丛书所选著作，都是我们认为在研究某方面原著时必读的参考书。这些书的学术价值是公认的，在西方也是多次再

版、一印再印的，因此在中译译文方面，我们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希望能和原著的翻译一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学术方面的提高有所帮助。真正的思想家的著作都是启发人去思考、去探索的，对他们的著作发表“意见”并不太困难，但要使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根、言之成理，使自己的思想不仅有“独特性”，而且有“训练”、有“教养”，使自己的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前进，就需要做一番扎实的科学研究工夫。任何独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是“有根”、“有据”的，我们在理解、诠释、批评他们时也要使自己的思想“有根”、“有据”，所以我们应该研读这些公认的学术性强的研究著作，以提高、丰富我们自己的见解。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想法，不惜工本来承印这套丛书，我们以繁荣学术事业的名义来感谢他们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

译者前言

泰勒所著这本书，在西方声名遐迩，历数十年不衰。初版发行于1926年10月，至1949年已6版发行。1952年和1955年又两次重印。本书就是依据1955年在英国出版的重印本逐译的。

泰勒本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他著这本书，是带着对柏拉图深挚的敬爱之情写的。

柏拉图的著作，正如罗素所说：“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后代也有用对话体来发挥自己学说的哲学家，但他们文笔的艺术魅力都远不如柏拉图。柏拉图的文体，不以华美的辞藻取胜，而是通过对话者谈话本身切实鲜明的思想和亲切感人的风趣引人入胜，往往寥寥数笔，人物在对话中的思想性格就生动地呈现出来。

本书除开首简略叙述柏拉图的生平事迹外，全部介绍柏拉图著作中的思想。他在世80年，平生真正做到把“宇宙内事”看作“即是吾份内事”。上天下地，生命起源，灵魂与肉体，性爱与人伦，神性与永恒，道德与法律，科学与政治，知识与教育，语言与逻辑，修辞学与辩证法，特别花了很多笔墨，讨论个人修养，如何建立理想国家，如何培养“治国之才”，以及着重区别“智者”与纯正哲学家（也意味着“政客”和真正“政治家”的区别），等等，等等。真可以说包罗万象。

作者泰勒结合西方哲学史，夹叙夹议，使柏拉图的思想与近代哲学结合起来，使读者格外觉得亲切。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柏拉图对话录中，掺杂不少伪作，泰勒此书，也参与这种辨伪考订，不惜笔墨，剔除膺品，维护柏拉图全部对话录的纯正性。卷末的《附录》，搜集的都是伪作，根据考证，都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后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假托大哲的手笔，模仿他的思想写成的。泰勒连这些思想也一一介绍，因此可以说，泰勒这本书，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把柏拉图的思想，详尽扼要地评介出来，对于保存和发扬希腊古哲中第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遗产，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柏拉图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还没有一册书，这样系统详细地表述过。译者不辞钝拙，临老受命逐译此书，想借这一块他山之石，有助于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衷心希望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系统译出柏拉图对话录20余本原著来，使本书成为大船队即将到来之前先行报喜的舳板，就很高兴了。

拙作译成，幸有老同学和同事鼎力襄助，铭谢的话和其它一些意见，都在卷末《后记》中补叙。

谢随知

1990年12月

目 录

序言	(英) 爱·伊·泰勒	(1)
(第二至第四版附言)		(4)
第一章	柏拉图的生平	(7)
第二章	柏拉图的著作	(21)
第三章	次要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大希比阿篇》 (Hippias Major, 或《论美》)、《小希比阿篇》 (Hippias Minor, 或《论虚伪》)、《伊安篇》 (Ion, 或《论伊里亚德》)、《米纳仁纳篇》 (Menezenus, 或《葬祭词》)	(41)
第四章	次要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查密迪斯篇》 (Charmides, 或《论节制》)、《拉黑斯篇》 (Laches, 或《论勇气》)、《李思篇》 (Lysis, 或《论友谊》)	(74)
第五章	次要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克拉底鲁斯篇》 (Cratylus, 或《论正名》)、《尤息底莫斯篇》 (Euthydemus, 或《议论者》)	(113)
第六章	苏格拉底对话录：《高尔吉亚篇》 (Gorgias, 或《论修辞》)、《曼诺篇》 (Meno, 或《论道德》)	(151)
第七章	苏格拉底对话录：《尤息弗罗篇》 (Euthyphro,	

	或《论神圣》)、《申辩篇》(Apology)、 《克里托篇》(Crito, 或《论应该做什么》)	(212)
第八章	《斐多篇》(Phaedo, 或《论灵魂》).....	(251)
第九章	《会饮篇》(Symposium, 或《论善》)	(299)
第十章	《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 或《智 者》).....	(336)
第十一章	《理想国篇》(Republic, 或《论公正》)	(375)
第十二章	《斐德罗篇》(Phaedrus, 或《论爱》)	(424)
第十三章	《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或《论知 识》).....	(454)
第十四章	《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 或《论观 念》).....	(496)
第十五章	《智者篇》——《政治家篇》(Sophistes- Politicus, 或《论存在——论君主制》)	(528)
第十六章	《斐里布篇》(Philebus, 或《论逸乐》)	(580)
第十七章	《蒂迈欧篇》(Timaeus, 或《论自然》) 和《克力锡亚斯篇》(Critias, 或《大西 岛故事》).....	(619)
第十八章	《法律篇》(Laws, 或《论立法》)和《伊 壁诺米篇》(Epinomis, 或《论夜会或哲学 家》).....	(658)
第十九章	在学园中的柏拉图——形式与数目.....	(711)

补遗.....	(730)
年表.....	(733)
附录——柏拉图手稿中的伪作.....	(738)
人名索引.....	(789)
译者后记.....	(799)

序 言

我希望两类读者会在这本书中获得益处——我们大学里的“优秀生”和对哲学有兴趣、但关于希腊的学问还不够丰富的读者。这两类人在一部有关柏拉图的著作里所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柏拉图对思想和生活的若干问题所说的话，以及他论述的方式。他们所不需要的，是把他们同时代的某个人认为柏拉图本来应该说的话告诉他们。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精神，不应该加以修剪，以适合一个近代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或新实在论者的口味。而且，要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我们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点去领会它。这幅图画的固定背景，必然是苏格拉底时代的，或就《法律篇》而言，是柏拉图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生活。这些考虑决定了现在这部书的形式。本书试图对各篇对话录进行分析，而不是把对话录的内容放在一套标题之下使成体系。柏拉图自己最嫌恶建立体系。倘若他有一个体系，他决不告诉我们它是什么；而假若我们企图把一个体系强加在不断发展的有才智的人身上，我们肯定会以歪曲而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我决意要以柏拉图所说的话如实地告诉读者，而绝不想强加一个“体系”在柏拉图的原文上。我打算把自己的评论补充注释，尽可能紧密地依据柏拉图本人的言词，不加赞扬，也不予贬责。我希望其结果将是一幅堪称具有历史真实价值的图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特别谨慎地为每个对话录确定设想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倘若我们忘记那些对话中的雅

典是指尼细亚斯 (Nicias) 或克里翁 (Cleon) 的雅典, 而不是柏拉图自己成年时期那个迥然不同的雅典, 或者如果我们发现柏拉图跟艾索克拉底^① 的争论, 设想这一传说是在艾索克拉底少年时代某个时刻发生的, 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理想国篇》和《高尔吉亚篇》这两篇对话录了。要不是这样谈论听起来不很礼貌, 我就要说, 摆在我面前的范例就是格罗特 (Grote) 论述《苏格拉底的伙伴们》的巨著。我既不享有格罗特的渊博学识, 又不能象他那样不受篇幅的限制, 我也许能以不囿于一派的成见而有所补偿。不管我在形而上学或在政治上有什么偏见, 在论述柏拉图时我当努力避免它。

我必须为某些不可能避免的省略辩解。我不能把关于柏拉图以后那一代人的学园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学园的评论那一章包括进去; 我不得不拒绝考虑《柏拉图全集》无关紧要的疑点和伪作问题; 我对《蒂迈欧篇》里许多有关生物学的部分, 轻描淡写地带过一笔。这些简略是出于迫不得已, 因为在一册适度篇幅的书中我有必要讲述我必须讲的东西。为了同样的理由, 我不得不把最后那一章写得仅仅略多于一系列的提示。我深信这种简略会由刊印一篇学术论文《形式与数目》来补救, 它的一部分将在本书出版的同时, 发表于《心灵》杂志上。《蒂迈欧篇》的细目已充分作了评注, 目前正在克拉伦登出版社印刷之中。一个传播柏拉图式传统的简要报告——比没有好些——将写在我那本《柏拉图主义及其影响》(1924年; 美国, 波士顿, 马歇尔·琼斯公司; 英国的代理发行所, 哈拉普父子公司) 的小册子里。

有时限于篇幅, 迫使我只讲一个结论而不作论证, 但我希望我经常指出了可以找到证明的方面。最后, 我可以说这本书

^①艾索克拉底 (Isocrates, 公元前436—338年); 雅典演说家。—译者

并非“汇编”吗？我努力对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由自己作出一个判断，并且对提到的任何古今著作除极少数例外，我都是从头至尾钻研过的。

最后，我应该竭诚表示谢意。对许多人我都承受了教益，包括那些我确实引用过他们的话的人，而且我希望从我不得不舍弃其观点的许多人那里，我也学到不少东西。在有些情况下，我曾仿效过一句人所共知的警句，或采用过一个可靠的结论，而没有特意申谢。这想必能被谅解，这类事情完全由于不可能作层床叠架的过多附注，我在此最后一次恳请任何一个我可能曾从他那里借用了这类语句的人，接受我的谢忱。许多章节末尾所作的推荐不求详尽无遗，也未必与所推荐的书或章节里所述内容完全一致。我期望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的读者应该透过我的看法去了解柏拉图。除我在书中经常提及的人以外，我希望在此对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一大群学者略表感谢，象阿佩尔特（Apelt）教授、巴门梯尔（Parmentier）、罗宾（Robin）、阿道尔福·利瓦伊博士（Dr. Adolfo Levi）、已故的詹姆士·亚当博士（Dr. James Adam）等人。较早时期的学者象格罗特（Grote）、策勒尔（Zeller）、第尔斯（Diels）、鲍姆柯（Baumker）、博尼兹（Bonitz）等，给我自己这一代人的巨大教益非常明显，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是不够的。

对两位在世的学者，我必须给予非常特殊的感谢。我的苏格兰朋友和同事伯内特（Burnet）教授，他所发表的著作，几乎在我的书里每一页都见得到，这使我不胜感荷；在我们许多年的私人交往中，我亲承他的各种教诲，令我永铭不忘。对于杜宾根（Tübingen）的C·里特（C. Ritter）教授，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激之忱；他把毕生专注于柏拉图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即关于《法律篇》现存最好的评注和对柏拉图及其哲学当作一

个整体现存的最精细的全面研究，给了我们。当一个人想到这样一部著作完成于自1648年以来欧洲所经历的最黑暗的年头里，他就不会对人类感到悲观失望了。里特博士允许我把他的大名与这本拙著联系起来，对我实是极大的光荣。最后，承蒙出版者的善意，容许本书有这么长的篇幅，我谨此致谢。

爱·伊·泰勒

爱丁堡 1926年7月

第二版附言

本书第二版与初版不同之处，只是改正一些印刷上的舛误，增加一、二处附注以及修正两三个注解。

爱·伊·泰勒

爱丁堡 1927年3月

第三版附言

除了少量的更正和增加一些附注补充于若干篇章之外，本版不同于前两版之处，是刊印了年谱式的年表和一个附录，简要地论述有关柏拉图传说的可疑和伪造之点。（为方便起见，其中我加进了若干柏拉图书信的简要说明，我自信它们既无可怀疑也决非是伪造的，但没有机会把它们引用到本书的正文中去。）我应该说明，这篇论文大体上写于1926年，尽管此后有所修正。

我趁此机会提及以下新出的著作，如果我稍早一些看到这些书籍，我一定乐意在原文中更具体地注明出处。严谨的柏拉图研究者会发现它们全都是有价值的。

斯坦泽尔 (Stenzel), J. ——《教育家柏拉图》(莱比

锡，1928年)

索尔姆逊 (Solmsen), F. ——《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与修辞学的发展》(柏林, 1929年)

沃尔泽 (Walzer), R. ——《道德基础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柏林, 1929年)

托普立兹 (Toeplitz), O. ——《数学史上柏拉图的观点论和数学关系之发展》第1卷第1章(柏林, 1929年)

罗宾 (Robin), L. ——《希腊的思想和科学精神之源泉》(泰勒译自作者的《希腊的思想》一书的修正版, 伦敦, 1928年)

爱·伊·泰勒

爱丁堡 1929年7月

第四版附言

我在这个新版里, 对原文稍稍作了一些改动, 不过我是在研究了康福德 (Cornford) 教授对其《蒂迈欧篇》对话录的译文所作的有价值的评注以后, 才引起我改写了《蒂迈欧篇》那章上的一、两节的。我已尽力把印刷错误和发现的谬误全部删除。自本书以前几版以来, 又出版了好些对研究柏拉图的学者极为重要的著作, 其中我要特别提到下列诸书:

弗鲁蒂格 (Frutiger) P. ——《有关柏拉图的神话》(巴黎, 1930年)

肖里 (Shorey), P. ——《柏拉图的论述》(芝加哥, 1933年)

诺沃特尼 (Novotny), F. ——《柏拉图信札集》(布尔诺, 1930年)